

專 1 征伐

西伯姬昌一家人回到北門行宮，西伯姬昌越想越嘔，他千里迢迢來到殷地朝歌獻地——洛西之地，那可是他派姬鮮去搶來的土地和部民，肥沃的紅土壤，有部民一千多戶，紂王居然不要！還說什麼？他居然還說：天下為公！簡直是無道之極！紂王無道。

姬鮮懷裡那枚冰種白翡翠冷冷澄澄，發出一陣一陣寒冰之氣沃著他，大熱天他是寒戰連連，可是他捨不得拿下來，姬鮮用體溫熨著冰種翡翠，他想念芊芊，芊芊的冰寒與這枚冰種翡翠相當，甚至更冰寒，姬鮮偷偷的落淚，他真是想念芊芊，可是芊芊消失了！

姬旦得了玉矛、玉戈，他愛不釋手，玉石溫潤，握在手裡會發出暖暖氣息，這讓姬旦更加渴望獲得妹喜已胸前那片白玉圭，那白玉圭看起來比手上的玉矛、玉戈更加美麗。

其餘眾人自有想法，也不去一一描述了，西歧周部落的人都想要入住殷地朝歌，這裡豐盛又華美，人人有禮有節，況且紂王這樣無道，廣有土地人民居然是吃粗食，還要親手勞作！姬誦說了，他們吃的那些金瓜，是紂王親手植摘，這根本沒有道理嘛！所以說，紂王——無道。無道至極！

姬發最痛苦，他去玉門見不到姐己，他終於有機會去離宮，親眼見了她和紂王的臥室，卻也見不到姐己，她和紂王在鹿台高歌，和紂王吟樂，紂王這樣寵愛她，給了姐己殷地朝歌最金碧輝煌的摘星樓！紂王這樣無道，憑什麼擁有這麼多？殷地朝歌商人稱呼他紂王，說起他都笑

1 征：遠行；伐：同步起落，自己誇張功勞。著者認為此非殺人或漫罵巧蔑他人之舉，而是驕傲的盛陳陣勢。

嘻嘻的卻又恭敬異常，商人有車行走天下，稱為殷商，他們替紂王宣揚殷地朝歌的繁華富庶，天下部民來附者眾，諸侯來朝，四方部族來賓……，他又有鹿台、離宮、摘星樓，玉門和孟門……，他已經有了那麼多物件，應該將姐己給他才對！

攸侯喜在鹿台上封侯，巡狩昆夷、朔方的日子就訂在壬申夏至，那是西伯姬昌想要獻地，獻洛西之地的日子，現在變成攸侯喜出發的日子，西伯姬昌恨恨的，卻是無可奈何，他自己想築台，自己築台自己上，幹嘛受制於人？

他聽說鹿台寬三百六十尺，廣三百九十尺，高百九十仞，入地五丈。他都還沒上去過，卻給攸侯喜捷足先登了！西伯姬昌恨死了紂王，紂王無道，居然沒將他放在眼裡！

攸侯喜巡狩昆夷、朔方，殷家朝歌商人有十萬之眾追隨，連同四方部族來附者和有蘇氏的族人，一口氣人數就超過了十萬人。當年攸侯南仲西巡狩昆夷、朔方，所部三千就已經夠嚇人了，現在一口氣帶了十萬以上的部眾前往，紂王大樂！

殷地朝歌人家幾乎全部出動，快要塞滿鹿台之下，連沿途的塢和高地邠都站滿了人，人人摩肩接踵而來，西伯姬昌一家子也都來了。他們混在人眾中毫無特權可言，這又讓西伯姬昌憤慨。最後還是那個無道的牧師尤渾替他們找到好位置，西伯姬昌看鹿台高聳，他是無力上台了，可是他堅持要兒子們也上鹿台去參加儀式。

牧師尤渾只好將西伯姬昌的兒子們都送上了鹿台，獨留下西伯姬昌一個人，待在鹿台下的石匠人居室。那是築台時留下來的房屋，專給石匠人休息的。現在的鹿台下還有不少這樣的房屋保存完善，尚具功能，鹿台下還有木匠人、土匠人和金匠人居停之所。西伯姬昌後悔沒帶幾

個年輕的妻子來，他一個七十多歲老人獨坐屋內沒人照料，實在不方便。

天剛破曉，紂王早就和攸侯喜以及所有人都在鹿台上念唱。他們早在子時就已經都在了。攸侯喜、喜居的金匠大師和有蘇氏眾人、福和黑莊四位大石匠人，以及朝歌的玄女族女人都來了。

九天玄女——火、雨、冰、霰、霧，居然還有一隻碩大無比的大老鷹神采奕奕精神飽滿，一點也不畏人，牠高傲的獨立摘星樓屋脊上，目視眾人。

西伯姬昌的兒子們孫子們走上了鹿台，自最長的姬發算起，姬鮮、姬旦、姬處、姬封和聃季、姬奭等七個人，還有姬發的五個兒子，姬誦、姬邗、姬唐、姬應和姬韓，統共上來了十二個人。

人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！

鹿台高高百九十仞，台上平地寬闊，坐西朝東的摘星樓建在一邊，鹿台上已經站滿了人，那是一群殷地朝歌的人上之人，他們團團站立圍成五大圈，人人盛裝雙手抱胸，紂王一襲黃袍頭戴鷹羽大羽冠，攸侯喜一襲嫣紅長袍，頭戴大黑羽冠，福一襲青袍頭戴花羽冠，太師杜元銑一襲白袍可是他頭戴的是雉羽冠，雉羽綿長柔軟每一條都垂至地面，少師召啟頭戴鵝鵠白羽冠，身穿青布長袍，連帶他們上到鹿台的牧師尤渾，都不知何時也易裝改容，穿上大長衣戴上大羽冠，加入了他們。

這些西歧周部落來的人退到摘星樓前觀看這肅穆的景象，摘星樓前還有一群有蘇氏的師父們和族人，姬發用眼睛巡看，他還想找找，能否看見妲己。

鹿台中中央圍立一群身穿長衣頭戴大羽冠，碩壯高大勇健的男人，最內一層卻是女人，玄女族人。玄女族不戴羽冠，人人束髮，穿紅衣戴小金冠的是玄女如意，其他人都只是用彩帶束髮，可是每一個女人都身穿素面彩衣，身上繡有大隻鳳凰鳥。鹿台高冷風大，每一個人都衣踞飄飄，如乘風欲飛。

天齋地澈，遠處隱約有天雷滾動，如陣陣雷鼓動地而來，天上彩雲飛掠有霓光洶湧，西伯侯姬昌的兒子們人人都被震懾住了。姬發還在用眼睛搜尋著，不意！此時竟讓他看見姬己，姬己容貌雍容華貴，目光寧靜又專注的注視前方，姬發順著她注目的方向看去，只見紂王舉起雙手，天上憑空炸出一聲聲響雷，數千條雷電閃光曲曲折折打下來，鹿台高聳，根本聽不見台下的民眾之聲也如同雷鳴。姬發看見姬己平靜的臉發出白玉般的光芒，全身似乎籠罩在曙光之中。

姬發完全認輸了，這等景象，他是完全不能力抵了！姬己也被驚呆了，他渾身發顫，打從內心裡發出顫抖，連站立都不可能了！他跌坐在地。

姬鮮遠遠的看著青姑娘，玄女的歌聲這樣悠揚，他很熟悉這種女聲，只是他從不知道，玄女的歌聲這樣神聖光潔，芊芊的歌聲如泣如訴，完全被悲哀籠罩，姬鮮後悔難當，他早就都失去了歡樂之心，現在他更是心如死灰了。

姬奭鄙夷的看了跌坐在地的姬己一眼，他很佩服紂王能將天雷召來，姬奭勇力無比，是西岐羌人勇士之首，他比其他的哥哥們都年輕許多，現在，讓他親眼目睹了這等奇蹟，他心生羨慕，完全無法形容。

聃季隨著玄女的歌聲在心中念唱，念唱養娘女溫教給他的朝歌女音，姬誦、姬邗、姬唐、姬應和姬韓諸子也在心中念唱相隨，那是芊芊教的心曲，也是玄女們的心曲，只是他們唱的悲傷無比，他們垂淚念唱，看著青娘娘想念芊芊姊姊。

聃季和姬誦突然看見生命之光！鹿台上眾人身上都在發出各色光芒，紂王渾身金光閃耀，籠罩四方八陔，攸侯喜全身的紅光如赤焰升騰，太師的霓虹光色更是燦爛無比，和天上的彩雲融為一體，福和少師身上的青玉光色將鹿台頂的夯地變成了平靜的湖面，人人都發光，聃季稀奇至極，姬誦不敢停止念唱，那優美無聲的心曲，讓他變成了無色透明的光！

鹿台下，殷地朝歌的商民們簡直無法停止內心的激動，萬人舞更盛大，女人的大袖紛飛，她們人人都發出高亢的聲音，湧自內心的靈魂深處。

西伯姬昌被天雷給震出室內，他連忙奔出來看，正好一柱閃電劈下來，直接打在他的面前，西伯姬昌仰後跌倒，跌坐在地，如同鹿台上的姬旦一樣，再也起不了身。

此時，摘星樓裡面飛出一管金光燦爛的物件，炮烙！炮烙之行！屋脊上的大鷹追著炮烙飛向東方，炮烙之行，鹿台下的眾人仰頭看天，天空中有如二日並出，炫耀極了！炮烙與大鷹消失無蹤，人眾的吼叫如地裂，攸侯喜的十萬部眾緩緩前行，他們要離開殷地朝歌向著昆夷、朔方前進。

大車隊緩緩移動前行，每輛大車三馬配九牛，有步卒三人、甲士十二人，一車可搭載七十二人。人人羽冠沖天，高高的矗立在車上，雙手抱胸威儀無比。

紂王雙手平舉，展出送行的手勢，攸侯喜率眾魚貫走下鹿台，他們要去巡狩昆夷、朔方，

他們要去築台！

西伯姬昌一直坐在地上，當大車隊經過時，他無緣見到，他沒看見攸侯喜如何率眾走下鹿台，他也沒看見朝歌人眾是如何愛戴攸侯喜，他們歡呼舞動送行，攸侯喜和玄女如意步上大車，夫婦兩人面對群眾雙手抱胸，殷地朝歌鹿台下人人歡聲雷動。

這一切，西伯姬昌都無緣一睹，也無心去看，他快氣死了！他跌倒了這麼久，都沒有人來扶他起來，任由他一個七十五歲的老人，孤單的坐在冷冷的泥土地上。

